

夢想

太陽花

我，遺失了我的夢想。有誰看到過它呢？

曾經夢想過當記者，也曾經想過當外交官。但是最終出了社會，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，才發現人要平安健康的活著到最後，都可能是一個夢想。

想過要去狄斯耐樂園，在很小很小的時候。想過要橫跨歐亞的火車之旅，也想過要住到深山裡，自己建房子，自己耕作打獵，自給自足的過生活。想過要寫書，寫劇本，當一個作家。想過要當女強人，在商場上叱吒風雲。夢想在年少輕狂又身強體壯時，像天馬行空一樣，既多樣又沒頭緒。

但是，最後的我只是跟大家一樣。每天上班、下班，夢想只剩下年終獎金的多寡，或者是中樂透頭獎。

夢想的遺失，不光是因為生活的磨難，也因為肢體上遭逢的意外。

曾經，喜歡赤腳走在泥土地上，喜歡海水衝擊小腿，濕濕的泥沙包住腳的感覺。曾經，喜歡把門關起來，黑暗中聽著搖滾樂假裝自己是歌手，忘我跳舞的瘋狂。曾經，喜歡踩

著高跟鞋走過人群中，還可以帶起一陣風的快感。

現在，赤腳無法走路，至少是沒辦法走在室內以外的道路上。海灘的沙，因為軟爛，會把我的腳和拐杖陷入泥沼，讓我失去平衡。黑暗中跳舞會跌倒。走過人群，不再帶起一陣風。高跟鞋，只能放在層架上觀賞用。

這時，夢想有一點奢侈。因為，連一個人出門都不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然後，一個無聊的假日午後，一段 youtube 上的影片改變了一切。

場景是殘障奧運的射箭比賽場地，鏡頭固定在選手進場的入口。選手們魚貫進入，陸續站到規定的靶位。那是一場複和弓的對抗賽。當現場指揮吹哨音表示開始射擊，鏡頭從最靠近的女性選手身上，一個接著一個的慢慢移動。每個選手都一臉凝重，你知道那是最緊張的時刻。最後，鏡頭停在日本女選手的身上。全場靜默，只看她用右手一氣呵成的舉起弓來，然後張弓，不是用手。就看到她用牙齒去咬弦線，瞄準，穩定，然後釋放。箭，就這樣脫離弓身飛向靶面。

牙齒咬弦線？對，你沒有看錯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射箭。那位選手沒有左手，所以她用自己的牙齒來取代放箭的左手。如果你懂得射箭，你會知道她從一個獨臂的女性，是如何不斷的練習再練習，面對一般人的生活壓力之外，

還要克服肢體不便的生存壓力，到終於代表國家站在殘障奧運的比賽場上，那真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。光是練習，就是一段漫長而孤獨的過程。而夢想，一定就是撐著她走過這一段艱辛過程的重要因素。

畫面停格在牙齒咬弦線的一幕很久很久的時間。到如今，那一幕還是不斷在我腦中播放著。

於是你知道，人生除了抱怨和生氣以外，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項。那就是用智慧和毅力去克服困難。而夢想是它的燃料和動力。

我不知道她的內心是否緊張，是否因為射得不好而生氣？但是，她應該知道，當她努力去追尋並且達成自己的夢想時，她也清清楚楚的傳達了一個信息，那就是，每個人都有追求他自己夢想的可能性，不管是否有肢體上的障礙。

於是，我開始想，什麼是我的夢想？

沒人知道從生命的起點到終點到底會經過多少收費站和交流道。有些人的交流道多到數不清，錯過了再上來，恐怕要繞個半個市區才能再回到高速公路來。但是回到人生的高速公路來，就保證你一路順暢嗎？當然不是！

夢想，這種東西應該也一樣。

作了一個夢，目標達到了，再作一個夢。人生其實可以有很多的夢想。雖然，不一定都會實現。像高速公路的交流

道，上了再下，下了再上。總是要到生命的終點，才能談下車。下了車，才能說沒有夢想。

我又開始找回之前的夢。是的，我想要像那位日本女選手一樣站在殘障奧運的場上。我還要贏得獎牌，這樣才能聽著我們的國旗歌，看著我們的旗幟上升。

其實，我一直對於射箭很有興趣。我決定要認真對待這項運動。首先，我必須有一個可以指導我的教練。找教練這種事，沒想到也可以這麼困難。大部份的教練並不對教導一個殘障的業餘選手感到興趣。答案很簡單，因為一個只有工作之餘才能練習的選手，在時間的安排上本來就很困難。如果你是殘障，更有很多體力和肢體上的問題要克服。再加上，要來回走動去拔箭撿箭，不但是對於體力很大的消耗，也相對的減少了可以真正練箭的時間。因為，同樣是花兩個鐘頭的時間在射箭場，殘障的選手會用掉其中的一個鐘頭以上的時間來撿箭和拔箭。但這種問題，是不會發生在肢體健全的選手身上的。除非，你有人可以幫忙拔箭。但是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願意指導你的教練，問題才剛要開始。場地，也是一個問題。大部份的射箭場地都設在學校裡面。尤其，是長距離的場地，更不是隨便在公園或者是空地，就可以擺起靶來練習。學校對於外來者想要利用他們的場地練

習，多半採取拒絕的態度。還好，近幾年來，在台北市各區開始有運動中心可以利用。只是，美中不足的是有些運動中心還是營利導向，對於殘障的運動人口，不但不提供優惠和協助，要不就是場地的設計和設置對於殘障者完全漠視。你以為打電話給 1999 或寫信給市長信箱，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嗎？好像並不是那麼容易。

解決了部份的場地問題，勉強在局限的時間和空間上練習，緊接著而來的是教練對於個別選手身體狀況的認知。這個可能是最困難的。因為每個殘障者的肢體狀況不一樣。有些外表上看起來正常的肢體，卻可能是無法運用的，或者是會延伸其他問題的。這就要教練和選手之間很多的溝通。

即使是都適應了這一切，還有個人體會和工作及練習時間分配的問題。有些人確實得天獨厚，對於某些運動特別有天份。所有動作，一教就上手。對於大部份的人而言，不斷的練習是唯一的管道。我，其實就跟大部份的人一樣。但是問題是，我又沒有跟一般年輕的學生一樣有很多的練習時間。畢竟，我還要工作，也必須自理其他生活瑣事。所以，原本是年輕的學生一年、兩年可以達到的程度，我卻要花倍數以上的時間。中間還經歷因為過度運動及錯誤動作所導致的肩傷，因而停止練習將近兩年。

有很多年的舊曆年，我都一個人在射箭的場地練箭。陪

在身邊的，是一把弓、一張椅子和一瓶水。只有遠處此起彼落的鞭炮聲，會提醒我原來現在是過年。射箭，其實是一項很孤獨的運動。即使是年輕力壯的學生，也不容易熬過這樣的磨練。日子就在受傷、療傷、復健、練習、挫折、再練習中流轉。我還是沒有達到自己的夢想。

最近，看到新聞中一些熟悉的名人驟逝。震撼之餘，總想著，這些人終究還是幸運的人。他們不但有夢想，而且樂在其中。不管是否完全到達他們想要的終點，他們的人生絕對沒有白費。生命的意義不過是如此吧？

我還在努力，勇敢追夢。因為我還活著，而下車的時間還沒到。就像那個用牙齒咬弦射箭的日本選手一樣，她沒有一隻手，卻還有一張嘴。我，沒有了可以用的腳，其實還有手。夢想怎麼可能太遙遠？